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方言的句末助哉哉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関西外国語大学・関西外国語大学短期大学部 公開日: 2023-03-24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宋, 天鴻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関西外国語大学
URL	https://doi.org/10.18956/00008073

绍兴方言的句末助词“哉”

宋 天 鴻

要 旨

绍兴方言的句末助词“哉”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前人的研究指出，“哉”表示“某种新情况的已然出现”或“即将出现”。本文先根据动词的情状类型重新分析了“V(P)哉”单独使用时的语义特征，继而又考察了“V(P)哉”与“快”“要”“就”等副词共现的例子，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哉”只表示“新情况的已然出现”，具体有“变化的实现”、“变化倾向的出现（趋势）”、“计划行为启动时刻的到来（宣告、命令）”等用法，这些用法都表达已然事件。另外，“哉”还编码“相对过去”这一时制意义，是完成体（perfect）标记。

キーワード：绍兴方言、哉、已然事件、相对过去、体标记

1. 引言

绍兴方言是吴语的一种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在绍兴方言中，句末助词“哉[tse/dze]”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哉”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¹⁾（陶寰1996、宋天鴻2017、盛益民2021）。在目前的研究中，陶寰(1996)对“哉”的分析最为详细，其认为“哉”主要有以下两个用法。

第一，如例(1)-(5)所示，“哉”单独使用时表示事件处于已然或者将然状态。

- (1) 花红哉。(花红了。)[陶寰(1996:327)]
- (2) 书看好哉。(书已经看完了。)[陶寰(1996:325), 普通话译文为笔者所注。]
- (3) 吃饭哉。(吃饭了!)[陶寰(1996:325), 普通话译文为笔者所注。]
- (4) 伢呆哉。(我们要站起来了。)[陶寰(1996:325)]
- (5) 我走哉。(我走了。〈我已经离开。/我即将离开。〉)[陶寰(1996:324)]

陶寰(1996)把例(1)-(5)的“红”、“看好看完”、“吃”、“呆站”、“走”分别称为“状态动词”、“复合动词”、“动态动词”、“变化及状态动词”、“瞬间动词”²⁾，并认为“哉”的多义性跟动词的情状类型有关。“状态动词/复合动词+哉”表已然义，“动态动词/变化及状态动词+哉”表将然义，“瞬间动词+哉”可表已然义和将然义。其中表已然义的“哉”还是“perfect”的标记。

除动词的情状类型外，“哉”的多义性还受到其他句子成分的影响。比如，在例(6)中，“复

合动词+副词‘快’+哉”的形式表示“即将把书看完”这个将然事件。

(6) 书看好快哉。(书快看完了。)[陶寰(1996:324)]

第二,“哉”还可以跟其他体标记叠加使用。此时,“哉”的功能“完全不在于描述事件在时间轴上所处的状态,而是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参照时间联系起来。句子往往还带有言外之意”(陶寰1996:326),这个“哉”属于“时的标记”。例(7)-(9)是引自陶寰(1996)的三个例子。

(7) 勿可催,我已经来埭吃饭哉。(别催,我已经在吃饭了。)[陶寰(1996:326)]

(8) 三日勿来,花已经红埭哉。(三天不来,花已经红了。)[陶寰(1996:328)]

(9) 饭吃得三碗哉。(饭吃了三碗了。)[陶寰(1996:328),普通话译文为笔者所注。]

例(7)是进行体标记“来埭”和“哉”共现的例子,表示吃饭这个动作已于参照时间(说话时间)前开始并在进行中。“来埭吃饭哉”也是“别催”的理由。例(8)是持续体标记“埭”加“哉”的例子,表示花已于参照时间(说话时间)之前变红,同时还表达了说话人的惊讶之意。例(9)是“perfective”标记“得”和“哉”叠用的例子,表示参照时间(说话时间)前已经吃下三碗饭,还包含“吃不下”等言外之意。³⁾

陶寰(1996)虽详细分析了“哉”的用法,但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陶寰(1996:325)指出“哉”接在复合动词(动补结构)后“只能表示已然(不包括‘动趋’式)”,但文中并未考察“动趋式+哉”的用法。第二,陶寰(1996)提到“哉”的多义性跟动词的情状类型有关,但其并未提供明确的动词分类标准,也没有分析动词的情状类型如何影响“V(P)哉”的语义。

宋天鴻(2017)认为“哉”只表达已然事件,像例(3)和例(5)这样表“命令”和“宣告”的用法可分析为“認識の变化の实现(认识上的变化的实现)”。根据调查,例(3)的“吃饭哉”可用于提醒听话人开饭的场景,例(5)的“我走哉我即将离开”可在告别时使用。在这样的语境下,把“哉”解释为说话人的认识上发生了“不可以吃饭→可以吃饭”、“不想走→想走”等变化,似乎有些牵强。在普通话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认为“了₂”只表达已然事件(木村1996、杉村2017、毛興華2020等)。本文将参考“了₂”的研究,讨论相当于“了₂”的“哉”是否也只表达已然事件。

就以上问题,本文将根据情状类型明确动词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V(P)哉”的用法及其语义特征。笔者的母语为绍兴方言,本文在调查中共收集到78个例句。文中标明“实例”的为笔者在日常生活中采集的语料。此外,我们也根据需要通过造句的方式考察了“V(P)哉”的用法。文中未标明出处的例句均为笔者所造,所有例句均经过两名母语者的确认。本文的受访者均为绍兴市柯桥区人。由于绍兴方言内部存在细微差别,本文只代表柯桥区的调查结果。

2. 情状类型与动词分类

动词的情状特征指的是,动词表达的事件是静态的(static)还是动态的(dynamic),是持续的(durative)还是瞬间的(punctual),是包含内部终结点(telic)还是不包含内部终结点

(atelic)。以下，我们分别用[±动态][±持续][±完成]来称呼这三组情状特征。Vendler(1967)根据动词的情状特征将英语的动词分为静态 (state) [e.g.know]、活动 (activity) [e.g.run]、完结 (accomplishment) [e.g. draw a circle]、达成 (achievement) [e.g.reach]这四种类型。在汉语动词的分类研究中，马庆株(1981)、陈平(1988)、戴耀晶(1997)等为人熟知，下面我们分别概观这三篇文章。

首先是马庆株(1981)的动词分类，我们将其概括为表 1。

表 1 马庆株(1981)的动词分类

动词类型		示例	持续	完成	状态	
非持续动词		死	—	+	/	
持续动词	强持续动词	等	+	—	/	
	弱持续动词	看类动词	看	+	+	—
		挂类动词	挂	+	+	+

马庆株(1981)根据[±持续][±完成][±状态]这三组特征将汉语的动词分为四类。首先根据[±持续]，不能与“着”共现的为“非持续动词”，能与“着”共现的为“持续动词”。持续动词又能基于[±完成]分为以下两类。在“V+了+时量宾语+了”结构中，若时量宾语不能表“动作完成后经历的时间”，则为“强持续动词”，若能表“动作完成后经历的时间”，则为“弱持续动词”。在弱持续动词中，根据[±状态]，进入“V+时量宾语”结构时，若时量宾语不能表“结果状态的持续时间”，则为“看类动词”，若能表“结果状态的持续时间”，则为“挂类动词”。另外，根据表 1，马庆株(1981)只对具有[+动态]特征的动词进行了分类，并未将“是、属于、喜欢”等具有[-动态]特征的静态动词列入考察对象。

接下来是陈平(1988)的动词分类，我们将其概括为表 2。

表 2 陈平(1988)的动词分类

句子的情状	静态	持续	完成	用于该类情状的动词类型
状态	+	/	/	属性或关系类动词 (属于, 是), 表心理或生理状态的动词 (喜欢, 舒服), 动作兼处所动词 (坐, 挂)
活动	—	+	—	动作兼处所动词 (坐, 挂), 动作动词 (跑, 看, 想), 离合词 (读书)
结束	—	+	+	动作兼处所动词 (坐, 挂), 动作动词 (跑三千米, 做一只木箱)
复变	—	—	+	表变化的单个动词 (改良, 减少), 动补结构 (跑来, 缩短)
单变	—	—	—	瞬时变化动词 (死, 塌), 瞬时动作动词 (坐), 动补结构 (打破, 写错)

陈平(1988)根据[±静态][±持续][±完成]将句子的情状类型分为“状态、活动、结束、复变、单变”这五种类型。如表2所示,陈平(1988:405)认为“动词的词汇意义,决定了它所在的句子能够表现哪些种类的情状,而与动词连用的其他句子成分则决定了该句实际表现了哪一种特定的情状类型”。在陈平(1988)的分类中,[±持续]指的是[±动作的持续]。[±完成]的判定除了要看动词表达的事态是否包含一个内在的终结点,还需要考虑其是否有一个向终结点逐步接近的过程。[±持续][±完成]这两组特征是只属于[-静态]类动词的特征。

最后,我们讨论戴耀晶(1997)的动词分类(表3)。

表3 现代汉语动词分类简表(戴耀晶1997:13)[情状特征为笔者所注]

静态	属性、关系: 是, 姓, 等于, 标志着	[-动态][+持续][-完成]	
		心理感觉: 知道, 相信, 抱歉, 怕	
	-姿势: 站, 坐, 躺, 蹲, 住		[±动态][+持续][+完成]
	-位置: 戴, 拿, 挂, 吊, 抱		[±动态][+持续][+完成]
动态	动作	瞬间: 踢, 砍, 碰, 咳嗽	[+动态][-持续][-完成]
		持续: 看, 吃, 想, 洗澡	[+动态][+持续][-完成]
	结果	瞬间: 死, 爆炸, 醒, 见	[+动态][-持续][+完成]
		持续: 变好, 长大, 走进	[+动态][+持续][+完成]

戴耀晶(1997)根据[±动态]将动词分为“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两大类,但“姿势动词”和“位置动词”兼有静态和动态两种特性。静态动词又能分出“纯静态动词(属性关系)”和“弱动态动词(心理感觉)”。动态动词按照是否表结果可分为“动作动词”和“结果动词”。动作动词和结果动词又能按照[±持续]继续分为“瞬间动词”和“持续动词”。关于[±完成]特征,结果动词、姿势动词和位置动词都能表动作或变化的结果,这三类动词都具有[+完成]特征。静态动词表示某种静止状态的持续,不含结果义,具有[-完成]特征。动作动词只单纯表示某个特定的动作,并不反映动作带来的结果,也具有[-完成]特征。

以上,我们概观了马庆株(1981)、陈平(1988)、戴耀晶(1997)这三篇研究。马庆株(1981)只对具有[+动态]特征的动词进行了分类。而在绍兴方言中,“静态动词”也能和“哉”共现,如“欢喜哉喜欢了”。因此,马庆株(1981)的动词分类不适用于分析“V(P)哉”的用法。

陈平(1988)和戴耀晶(1997)都基于[±动态](陈平1988记为[±静态])[±持续][±完成]这三组特征对汉语的动词进行了分类,但两者对这三组特征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陈平(1988)把[±持续]定义为[±动作的持续]。[±完成]的判定需要考虑“是否具有内在终结点以及导向终结点的过程”。而戴耀晶(1997)认为[±持续]可以是[±动作的持续],也可以是[±变化过程的持续]

或[±结果状态的持续]。静态动词表达无限持续的事件，也具有[+持续]特征。关于[±完成]特征，由于汉语中表结果义的动补结构数量众多，语义复杂，其表达的事件是否具有一个导向终点的过程难以确定，因此[±完成]的判定只需要考虑“是否具有内在终结点”。我们认同戴耀晶(1997)的观点。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相比陈平(1988)，戴耀晶(1997)对[±动态][±持续][±完成]这三组情状特征的定义更为准确，因此，本文将以戴耀晶(1997)的动词分类为基础考察“V(P)哉”的用法。关于陶寰(1996)中未考察的动趋式，因其用法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暂且只考察表趋向意义的动趋式和“哉”共现时的用法。刘月华等(2001:547)认为，“趋向补语的趋向意义表示人或物体通过动作以后，在空间位置移动的结果”。从[±持续]这个特征来看，我们发现，动趋式表达的位移变化可以是持续性变化（“走上去”），也可以是瞬间性变化（“拿出”）。因此，动趋式具有[+动态][±持续][+完成]特征，本文称其为“动趋式变化动词”。关于“形容词谓语句”，我们将其看做“静态动词”，在3.1节中考察“形容词谓语句+哉”的用法。另外，由于绍兴方言的词汇和普通话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以右下角小字的方式来标识有差异的词汇，例如“喝茶喝茶”。例句的普通话译文采取直译原则。

3. “V(P)哉”的用法

3.1 “静态动词+哉”

例(10)的“是大学生”是表属性的动词短语，例(11)的“欢喜喜欢耐克”是表心理的动词短语，例(12)的“理性”是形容词谓语句。

(10) 璐璐也是大学生哉。(璐璐也是大学生了。)[实例]

(11) (他以前只穿阿迪达斯的鞋，现在只穿耐克的鞋)伊欢喜耐克哉。(他喜欢耐克了。)

(12) (中国人爆买现象减少后)中国人买东西理性哉。(中国人买东西理性了。)[实例]

例(10)-(12)分别表示“高中生→大学生”、“欢喜阿迪达斯→欢喜耐克”（喜好的变化）、“弗理性_{不理性}→理性”等变化的实现。在例(10)-(12)中，“是大学生”、“欢喜耐克”、“理性”都表示变化主体当前的状态，我们称其为“现行状态”。根据说话时的语境，这些“现行状态”之前都存在一个“初始状态”，即“是高中生”、“欢喜阿迪达斯”、“买东西弗理性”。“哉”编码的正是“初始状态→现行状态”这一变化的实现。我们认为，在“V(P)哉”句中，静态动词蕴含的“初始状态”被前景化，临时充当了变化动词的角色。但也有一些静态动词，比如例(13)的“属兔”是伴随人一生的属性，表示一个绝对恒定的静态事件，不存在“初始状态”，无法被临时激活成变化动词，因此不能与“哉”共现。

(13) *我属兔哉。(*我属兔了。)

3.2 “姿势动词/位置动词/动作动词+哉”

例(14)(15)的“坐”是姿势动词，例(16)(17)的“贴”是位置动词。

(14) (说话人从听话人处获得空位子的使用许可后再次确认) 靠我坐哉嗷。(那我坐了啊。)

(15) (导演事先跟群众演员说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实施“坐”这个动作。正式开拍时导演看着一脸茫然的群众演员，着急地说) 坐哉坐哉! (坐了坐了!)

(16) (商量好海报的张贴位置后，说话人对听话人说) 靠我贴哉嗷。(那我贴了啊。)

(17) (说话人和听话人约好忙完各自的事情后一起完成贴海报的任务。现在说听双方都有空闲，说话人对听话人说) 阿刚，贴海报哉!(阿刚，贴海报了!)

根据例(14)-(17)，“姿势动词/位置动词+哉”的形式表达将然事件。例(14)(16)表示说话人宣告自己即将开启“坐/贴”这个动作(以下称表“宣告”的用法)，例(15)(17)表示说话人要求听话人马上启动“坐/贴”这个动作(以下称表“命令”的用法)。

例(18)(19)的“敲”是瞬间动作动词，例(20)(21)的“吃”是持续动作动词。

(18) (听话人输了游戏，要被罚敲一次头，说话人对听话人说) 我敲哉嗷。(我敲了啊。)

(19) (工作人员需在跑步比赛的冠军越过终点时敲锣示意。当冠军无限接近终点时，负责人兴奋地催促还在一旁发呆的工作人员) 喲啥，敲哉敲哉! (快，敲了敲了!)

(20) 我吃饭哉。 (我吃饭了。)

(21) 吃饭哉! (吃饭了!)[实例]

如例(18)-(21)所示，“瞬间/持续动作动词+哉”的形式也表达将然事件。例(18)(20)的“V(P)哉”是表宣告的用法，例(19)(21)的“V(P)哉”是表命令的用法。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例(14)-(19)的“坐哉”“贴(海报)哉”“敲哉”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表宣告或命令，而在例(20)(21)中，即使没有语境，母语者也能很快理解“吃饭哉”表达的语义。我们将在3.6节中对该现象做具体分析。另外，跟普通话的“V0了₂”不同，在绍兴方言中，如例(22a)(23a)(24a)(25a)所示，姿势动词、位置动词、瞬间动作动词、持续动作动词的“V0哉”形式没有表“动作完成”的用法(陶寰1996)。

(22) a. *我今朝坐头等舱哉。(我今天坐头等舱了。〈完成了坐头等舱这个动作〉)

b. 我今朝头等舱坐过哉。(我今天头等舱坐过了。)

(23) a. *我贴海报哉。(我贴海报了。〈完成了贴海报这个动作〉)

b. 我海报贴好哉。(我海报贴好了。)

(24) a. *我敲门哉。(我敲门了。〈完成了敲门这个动作〉)

b. 我门敲过哉。(我们敲过了。)

(25) a. *我吃饭哉。(我吃饭了。〈完成了吃饭这个动作〉)

b. 我饭吃好哉。(我饭吃好了。)

如例(22b)(23b)(24b)(25b)所示，在绍兴方言中，可以使用“V好哉”“V过哉”等形式表示

动作的完成。

3.3 “变化动词（除动趋式）+哉”

本文所指的“变化动词（除动趋式）”包括“感冒”这样的单个动词以及“饿瘦”这样的动结式（以下简称“VR”）。例(26)的“感冒”是瞬间变化动词，例(27)的“饿瘦”是持续变化动词。

(26) 我感冒哉。（我感冒了。）[实例]

(27) 侬人都饿瘦哉。（你人都饿瘦了。）

例(26)(27)分别表示“健康→感冒”、“普通体型→瘦”这些变化的实现，表达已然事件。这跟陶寰(1996)的考察结果一致。我们在调查中进一步发现，部分“VR哉”还能表达将然事件。由于目前还没有绍兴方言的语料库，我们主要把调查对象限定在几个专用的结果补语“好、完、光、着着/到、牢牢/住、患掉”（盛益民2021），以及我们搜集到的语料中出现的“敲破打碎/吃醉喝醉/想通”这三个动结式变化动词，考察结果如下。

(28)（当说话人因客套而犹豫能否继续吃排骨时，得到了对方“排骨喜欢就都吃完”的建议，说话人向对方确认）靠我都吃光哉嗲。（那我都吃光了啊。）

(29)（戒指掉进细口花瓶后取不出来了。戒指的主人要求说话人帮忙打碎花瓶，说话人向戒指的主人确认）靠我敲破哉嗲。（那我打碎了啊。）

例(28)的“吃光”属于[+去掉]类变化，例(29)的“敲破”属于[+破坏]类变化。这两类变化动词（吃光、搵患扔掉、敲破、斩断砍断等）还兼表动作义，它们的“VR哉”形式还能表达将然事件，表示说话人宣告即将做某事。而其他类型的“VR哉”没有表将然的用法。

(30) 我吃醉哉。（我喝醉了。）[实例]

(31) 钥匙寻着哉。（钥匙找到了。）[实例]

(32) 两只蟹到夜死患哉。（那几只螃蟹到晚上死掉了。）[实例]

[+去掉]类或[+破坏]类以外的变化动词，如例(30)(31)的“吃醉喝醉”“寻着找到”只有变化义，它们的“VR哉”形式也只能表达已然事件。例(32)的“死患死掉”从生命力消失这个角度看也属于[+去掉]类变化，但由于“死患”缺乏动作性，因此“死患哉”也没有表宣告的用法。

表动作结果的[+去掉]或[+破坏]类变化动词进入“VR哉”结构时虽然有宣告的用法，但没有表命令的用法，例(33a)(34a)都是病句。

(33) a. *吃光哉！（把它吃光。）

b. 吃伊光！（吃它光。→把它吃光。）

(34) a. *敲破哉！（把它打碎。）

b. 敲伊破！（打它碎。→把它打碎。）

如例(33b)(34b)所示，在绍兴方言中，只能用处置结构“V伊R”表达祈使义（盛益民2021）。作为宣告用法的“我VR哉嗲”常常被用来回应“V伊R”这个命令。关于[+去掉]或[+破坏]类变

化动词的“VR哉”形式为何不能表命令，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将另文讨论。

3.4 “动趋式变化动词+哉”

例(35)–(38)是动趋式变化动词（以下简称“VD”）的例子。

(35) (被问到小王是否还在公司) 小王归去哉。(小王已经回去了。)

(36) 火车开过哉。(火车已经开过了。)

(37) a. *小王走上来/去哉。(小王已经走上来/去了。)

b. 小王走上带/咚/亨哉。(小王已经走上来/去了。)

(38) a. *衣裳收进来/去哉。(衣服已经收进来/去了。)

b. 衣裳收进带/咚/亨哉。(衣服已经收进来/去了。)

如例(35)–(38)所示，“VD哉”虽然能表达变化的实现，但这种用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动趋式变化动词表示人或物体的位移结果（刘月华等2001）。例(35)的“归去哉”表示小王已经离开公司。例(36)的“开过哉”表示火车通过说话人的当前位置，目前也已经离开。例(35)(36)的“归去哉”和“开过哉”表示“离开类位移变化”，这类“VD哉”可以表达变化的实现。在例(37)(38)中，“走上来/去”和“收进来/去”分别表示人/衣服移动到新的位置，属于“到达类位移变化”，表达“存在型结果状态”。如例(37a)(38a)所示，这种类型的“VD”直接加“哉”不能表达变化的实现。在绍兴方言中，如例(37b)(38b)所示，必须使用持续体标记“带/咚/亨”加“哉”的形式“带哉/咚哉/亨哉”表达“存在型结果状态”的实现（宋天鸿2017）。

在动趋式变化动词中，像例(36)的“开过”只表位移变化，不表意志行为，因此这类“VD哉”只有已然义。若动词能兼表位移变化和位移动作，“VD哉”则还能用于宣告和命令。

(39) (说话人对同事说) 我先归去哉。(我先回去了。)

(40) (家长提醒还想继续在公园玩耍的小孩) 归去哉! (回去了!)

(41) (展示惊喜礼物之前) 靠我驮出来哉噃。(那我拿出来啊。)

(42) (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展示礼物) 喲啥，驮出来哉驮出来哉! (快，拿出来了拿出来了!)

在例(39)(41)中，“归去哉”和“驮出来哉”分别表示说话人宣告即将实施“归去”和“驮出来”这两个动作。在例(40)(42)中，说话人用“归去哉”和“驮出来哉”催促听话人立即启动这两个动作。如例(39)–(42)所示，离开类“VD哉”（归去哉）和到达类“VD哉”（驮出来哉）都能表宣告或命令。

3.5表趋势的“V(P)哉”

经过我们的进一步调查，“V(P)哉”表将然时，除了前人研究中提到的宣告和命令这两种用法，如例(43)–(47)所示，“哉”搭配[+动态]类动词时还有以下用法。

(43) (看着正在倒下的梯子) 倒翻哉倒翻哉! (倒翻了倒翻了!)

(44) (电影:楼下的怪物有上楼的趋势)伽走上来哉走上来哉!(他们走上来了走上来了!)

(45) (整人节目的拍摄现场:艺人马上就要往坏掉的椅子上坐下去。后台的导演兴奋地说)伊坐哉坐哉!(他坐了坐了!)

(46) (唐僧看着孙悟空正要戴上装有紧箍咒的帽子,在心里念到)戴哉戴哉!(戴了戴了!)

(47) (宫斗剧:坏人提前在糕点里下了堕胎药。看到毫无防备的孕妇逐渐将糕点移动到嘴唇附近时,坏人在心里十分期待地默念)吃哉吃哉!(吃了吃了!)

例(43)-(47)分别是动结式变化动词、动趋式变化动词、姿势动词、位置动词、动作动词的例子。例(43)表示梯子正在逐渐倒下并将处于“倒翻”的状态。例(44)表示说话人从怪物的行动中观察到他们马上就会蜂拥上楼。例(45)表示摄像机的镜头拍摄到艺人正弯腰往坏掉的椅子上坐下去的场面。例(46)描述了孙悟空正将帽子移动到头部并准备戴上的情景。在例(47)中,导演为营造紧张感,用镜头特写了孕妇逐渐把糕点移动到嘴唇附近的过程。例(43)-(47)的“V(P)哉”都表示事态的发展正一步步接近某个特定变化的实现或某个特定动作的开始,呈现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本文称其为表“趋势”的用法。此外,根据我们的调查,“V(P)哉”表“趋势”时多采用重叠句式,也通常反映事态的紧迫性[例(43)(44)]或说话人的期待[例(45)(46)(47)]。

3.6综合考察

以上,我们根据动词的情状类型考察了“V(P)哉”的用法,结论如表4所示。

表4 “V(P)哉”的用法

动词类型	动态	持续	完成	已然	将然		
					趋势	宣告	命令
静态动词	-	+	-	○	/	/	/
变化动词(除动趋式)	+	±	+	○	○	○(去掉/破坏)	/
动趋式变化动词(离开)	+	±	+	○	○	○	○
动趋式变化动词(到达)				带哉			
姿势动词	±	+	+	咚哉			
位置动词	±	+	+	亨哉			
动作动词	+	±	-	/			

首先,“哉”搭配具有[+完成]特征的“变化动词(除动趋式)”、“动趋式变化动词(离开)”时表示“非V(P)→V(P)”这一变化的实现,表达已然事件。静态动词虽然具有[-完成]特征,但

我们在3.1节中已经论证,静态动词进入“V(P)哉”结构时,其蕴含的初始状态被唤醒,表达“初始状态→现行状态”这一变化的实现,相当于临时充当了一个变化动词。“动趋式变化动词(到达)”、“姿势动词”、“位置动词”虽然也具有[+完成]特征,但由于这三类动词表达“存在型结果状态”,如例(48)-(50)所示,必须搭配“带哉/咚哉/亨哉”才能表达“非V(P)→V(P)”这一变化的实现(宋天鸿2017)。

(48) 小王走上带/咚/亨哉。(小王已经走过来/去了。)[=(37b)]

(49) 小王门口头立带/咚/亨哉。(小王已经在门口站着了。)

(50) 地图墙壁高头挂带/咚/亨哉。(地图已经在墙上挂着了。)

在绍兴方言中,具有[-完成]特征的“动作动词”进入“V(P)哉”结构时没有表动作完成的用法,这也是“哉”区别于普通话“了₂”的特点。

其次,“哉”跟具有[+动态]特征的动词结合时还能表达将然事件。“V(P)哉”表达的将然事件除了前人研究中提到的“宣告”“命令”外,我们还发现了表“趋势”的用法。但如果我们把表“趋势”“宣告”“命令”的“V(P)哉”定义为将然事件,那么以下现象将难以解释。例(51)-(53)是表“趋势”“宣告”“命令”的“V(P)哉”和表将来的时间短语共现的例子。

(51) (看着正在倒下的梯子)*一秒钟后头倒翻哉。(一秒以后倒翻了。)[趋势]

(52) *我一分钟后头吃饭哉。(我一分钟以后吃饭了。)[宣告]

(53) *阿刚, 一分钟后头睡觉哉。(阿刚,一分钟以后睡觉了。)[命令]

如果表“趋势”“宣告”“命令”的“V(P)哉”表达将然事件,那么“V(P)哉”理应能与表将来的时间短语共现,然而事实上例(51)-(53)都是病句。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表“趋势”“宣告”“命令”的“V(P)哉”的语义特征做重新分析。

当“V(P)哉”表趋势时,如3.5节的例(43)-(47)所示,表示事态正在一步步接近“倒翻”这个变化的实现,或者“走上来/坐/戴/吃”等动作的开始。一般来说,变化的实现或者动作的开始都是瞬间性事件,但顾阳(2007)认为可以通过“增容手段(augmentation)”改变事件原有的情状特征。比如,当瞬间动词“die”用于“be doing”时,“The old man is dying”表示朝着“死”这个结果逐渐变化的“预备性过程(preliminary stage)”。我们认为表趋势的“V(P)哉”也可以看成一个增容手段。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可以用一种电影慢镜头似的观察方式,聚焦事态朝着变化的实现或者动作的开始(动作从无到有的变化)等事件达成的瞬间逐渐变化的“预备性过程”。例(43)-(47)的“V(P)哉”编码的正是“说话人观察到事态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这个预备性过程,变化的倾向已然出现”这一新情况,表达已然事件。正因如此,表趋势的“V(P)哉”才无法与表将来的时间短语共现。而“事态的发展进入预备性过程,变化倾向已然出现”也就意味着变化即将实现或者动作即将开始,也就是说,“V(P)哉”是从已然义中派生出了“近将来义”。

关于表“宣告”“命令”的“V(P)哉”,我们在3.2节中指出其内部存在着一些差异。像“吃饭哉”“睡觉哉”等能够自由使用,而像例(54)-(56)的“敲哉”“看电影哉”“吃光哉”需要一定

的语境才能成立。

- (54) a. (说话人突然对听话人说)“^{??}我敲侬个头哉嗷。(“^{??}我打你的头了啊。)
- b. (听话人输了游戏, 要被罚敲一次头, 说话人对听话人说)
- 我敲哉嗷。(我敲了啊。)[=(18)]
- (55) a. (说话人观影前接到了听话人的电话。听话人不知道说话人要看电影。聊完要事挂电话时, 说话人对听话人说)^{??}就实个套, 我看电影哉。(“^{??}就这样, 我看电影了。)
- b. (说话人观影前接到了听话人的电话。听话人知道说话人要看电影。聊完要事挂电话时, 说话人对听话人说)就实个套, 我看电影哉。(就这样, 我看电影了。)
- (56) a. (就餐中说话人突然对听话人说)^{??}排骨我都吃光哉嗷。(“^{??}排骨我都吃光了啊。)
- b. (当说话人因客套而犹豫能否继续吃排骨时, 得到了对方“排骨喜欢就都吃完”的建议, 说话人向对方确认)靠我都吃光哉嗷。(那我都吃光了啊。)[=(28)]

如例(54a)(55a)(56a)所示, 当说话人突然宣告即将启动“敲”“看电影”“吃光”等行为时, “V(P)哉”的使用显得不太自然。而具备一定语境的例(54b)(55b)(56b)都是自然的语句。在例(54b)中, 说听双方都知道输的人将在游戏结束后接受敲一次头这个惩罚。在例(55b)中, 说话人看电影这个计划也是说听双方都了解的情况。在例(56b)中, “吃光”是说话人根据听话人的建议, 即听话人提供的计划安排而实施的行为。在例(54b)(55b)(56b)中, “V(P)哉”宣告的都是说听双方提前知道的、有计划性的行为, 我们统称为“计划行为”。

下面我们分析“V(P)哉”表达的语义和“计划行为”这个语境之间的联系。在例(54b)中, 按计划, 游戏结束之后就是惩罚时间。在例(55b)中, 聊完要事也就意味着说话人可以重启计划中的观影行为。在例(56b)中, 当说话人因客套而觉得不应该独享排骨时, 接收到了对方“吃光”的建议安排。这表明说话人可以顺水推舟, 从此刻开始安心地实施“吃光排骨”这个行为。综合这些语言事实, 我们认为, 例(54b)(55b)(56b)的“V(P)哉”表示说话人在报告“启动计划行为的时刻已到”这一新情况的出现, 表达已然事件。同时, 这也意味着说话人会立即按照计划(包括建议命令)启动“敲”“看电影”“吃光”等“计划行为”, 从而引申出宣告即将做某事的语义。换句话说, “V(P)哉”表达的并不是动作的开始, 而是通过报告“启动计划行为的时刻已到”这一新情况的出现来“促成动作的开始”。

在语用层面上, 由于“V(P)哉”宣告的是说听双方已经知晓的“计划行为”, 因此“V(P)哉”也常常起到提醒听话人的作用。例(54b)的“我敲哉嗷”用于提醒听话人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惩罚。例(55b)的“我看电影哉”是作为结束语的一种用法。说话人在提醒听话人“我方看电影的时刻已到”的同时也在宣告当前事件的结束。例(56b)的“我吃光哉嗷”用于回应对方提出的建议命令。说话人一方面在报告实施“吃光”这个行为的时刻正式到来, 另一方面, 由于说话时该行为尚未实施, “我吃光哉嗷”也包含提醒听话人“若有反悔, 阻止该行为的机会仍然存在”这个言外之意。

下面我们来分析表命令的“V(P)哉”的用法。

- (57) a. (导演突然对群众演员说)?? 坐哉坐哉! (?? 坐了坐了!)
- b. (导演事先跟群众演员说好,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实施“坐”这个动作。正式开拍时导演看着一脸茫然的群众演员, 着急地说) 坐哉坐哉! (坐了坐了!) [= (15)]
- (58) a. (说话人突然要求听话人帮忙贴海报)?? 阿刚, 贴海报哉! (?? 阿刚, 贴海报了!)
- b. (说话人和听话人约好忙完各自的事情后一起完成贴海报的任务。现在说听双方都有空闲, 说话人对听话人说) 阿刚, 贴海报哉! (阿刚, 贴海报了!) [= (17)]

在例(57a)(58a)中, 当说话人突然要求听话人坐下或者贴海报时, “V(P)哉”的使用也很不自然。而在例(57b)中, 到了应该开启“坐”这一计划行为的时刻, 群众演员还是一脸茫然, 于是导演用“坐哉坐哉”提醒群众演员注意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在例(58b)中, 说听双方约好空下来就贴海报, 现在说听双方都有空闲, 说话人用“贴海报哉”提醒听话人“启动贴海报这一计划行为”的时刻已经到来。例(57b)(58b)的“V(P)哉”也都表示说话人在报告“启动计划行为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新情况的出现, 表达已然事件。在例(57b)(58b)中, 由于听话人(也)是计划行为的动作主体, 所以“V(P)哉”引申出了命令义。

相比例(54)-(58)的“V(P)哉”, 例(59)(60)的“吃饭哉”“睡觉哉”看似无需任何语境就能自由表“宣告”或“命令”, 但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 人一日要吃三餐, 到点了要睡觉, “吃饭”“睡觉”等都是具有固定模式的日常行为。因此, “吃饭”“睡觉”等同样属于“计划行为”。而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就是“吃饭哉”“睡觉哉”能够自由使用的语境。

(59) (饭点时段) 我吃饭哉, 呆歇再聊。(我吃饭了, 一会儿再聊。)

(60) (就寝时段, 家长对还在玩手机的小孩说) 睡觉哉! (睡觉了!)

例(59)的“吃饭哉”是作为结束语的宣告用法, 说话人用“我吃饭哉”提醒听话人“我方的就餐时间已到”, 以便结束当前对话。例(60)的“睡觉哉”属于命令用法, “睡觉哉”被用于提醒还想继续玩手机的听话人“就寝时刻已到”。

另外,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 相比能够自由使用的“V(P)哉”(“吃饭哉”“睡觉哉”), 需要一定语境的“V(P)哉”表宣告时多在句末添加表提醒的语气助词“嗷”(“我敲哉嗷”、“我坐哉嗷”), 表命令时则多用重叠的形式(“敲哉敲哉”、“坐哉坐哉”)。这些“V(P)哉”可看做有标记的用法。

以上, 我们根据动词的情状类型考察了“V(P)哉”的用法, 结论如下。“V(P)哉”可以表达“变化的实现”、“变化倾向的出现(趋势)”、“计划行为启动时刻的到来(宣告、命令)”, 这三种用法都表达已然事件。杉村(2017:276)认为“事态的变化”表示“已然存在的某一事态在现象上或本质上产生某种新的状况”, “其实就是从‘出现’中扩展出来的一个引申义而已”。因此, 我们认为“哉”的语义特征可总结为“新情况的已然出现”。关于“V(P)哉”的用法和动词情状类型之间的联系, 我们做如下分析。

具有[+完成]特征的动词包含一个内在的终结点, 而[+完成]事件的达成, 即“非

V(P)→V(P)”这一变化的实现代表了一种新情况的出现。因此，[+完成]类动词搭配表“新情况出现”的“哉”可以表达“变化的实现”，这也是“V(P)哉”最典型的用法。

由于动作动词具有[-完成]特征，缺乏内在的终结点，“动作动词+哉”的形式无法编码“动作的完成”这一新情况的出现。⁴⁾

表“趋势”“宣告”“命令”的用法是“哉”搭配[+动态]类动词并结合一定的语境派生出来的用法。表“趋势”时需要一个聚焦“事态的发展逐渐接近变化实现或动作开始”的场景，表“宣告”“命令”时需要“计划行为”的语境。这些用法中的“V(P)哉”表示事态的发展进入到“变化倾向的出现”或者“计划行为启动时刻的到来”等“准备就绪”的阶段，从而派生出“即将开始”这个“近将来”的用法。表“趋势”“宣告”“命令”的“V(P)哉”和表“变化”的“V(P)哉”在语义上呈现了“即将开始”和“已经实现”的对立。

4. “哉”的时制意义

陶寰(1996)指出，表“变化”时，“V(P)哉”句中还包含一个参照时间，“哉”还有时制意义，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早于句子的参照时间。下面我们分析“哉”在表“趋势”“宣告”“命令”，以及与“快”“要”“就”等副词共现时，是否也包含时制意义。⁵⁾

我们在第三小节中考察了“V(P)哉”单独使用且句中不含时间词的情况，确认了表“变化”、“趋势”、“宣告”、“命令”的“V(P)哉”，其实质上表达的都是已然事件。下面，我们把事件发生的时间记为“event time (ET)”，把参照时间记为“reference time (RT)”，把说话时间记为“speaking time (ST)”。在句中没有时间词的情况下，一般默认“V(P)哉”句的参照时间和说话时间重合，“V(P)哉”表示“ET在时间轴上的位置先于（记作‘<’）RT(=ST)”这一时间关系，我们记为“ET<RT=ST”。

例(61)-(63)是“V(P)快哉”的例句。绍兴方言的“V(P)快哉”相当于普通话的“快V(P)了”，表示即将发生某事（陶寰1996）。

(61) 作业做好快哉。(作业快做完了。)

(62) (说话人在回顾当天的股市行情)先头涨停快哉，后头五点六点跌落去。[实例]

(之前快涨停了，后来五个点六个点一直跌。)

(63) *明朝作业做好快哉。(*明天作业快做完了。)

如例(61)-(63)所示，我们发现“V(P)快哉”可以陈述现在和过去的事件，却不能跟表将来的时间词共现。这说明“V(P)快哉”实质上表达的是客观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件。例(61)的“做好快哉”表示“趋近于做完”这个情况已于说话的当下出现。例(62)的“涨停快哉”是说话人站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上的一个临场描写，表示在“先头之前”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涨停的趋势”。我们认为，“V(P)快哉”表示在参照时间点上（说话时或者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出现了“趋近于

V(P)快”的情况，表达已然事件。根据例(61)(62)，“V(P)快哉”句表达“ $ET < RT \leq ST$ ”这一时间关系。而当事态的发展已然处于“V(P)快”的状态时，也就意味着“V(P)”表达的事件即将发生，从而引申出“近将来义”。

例(64)(65)是“要V(P)哉”的例子。绍兴方言的“要V(P)哉”相当于普通话的“要V(P)了”。

(64) 我要买米去哉。(我要买米去了。)[实例]

(65) 有日子要悖逆哉。(有一天差点儿要吵架了。)[实例]

范晓蕾(2021)认为普通话“要V(P)了”中的“要”表示“趋近于……”。参考范晓蕾(2021)以及我们的调查，例(64)(65)可以做如下解释。例(64)的“要买米去哉”表示在说话时出现了“趋近于去买米这个动作”的情况。例(65)表示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出现了“悖逆吵架这个动作一触即发的趋势”。例(64)(65)的“要V(P)哉”表示在参照时间点上(说话时或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出现了“趋近于V(P)”的这一新情况，表达已然事件。

(66) 阿刚明朝要归来哉。(阿刚明天要回来了。)

(67) (现在二月份)珂珂九月份要读大学哉。(珂珂九月份要读大学了。)[实例]

如例(66)(67)所示，“要V(P)哉”能跟表将来的时间词共现，但“要V(P)哉”表达的并非“明天会出现趋近于阿刚回来的情况”或者“九月份会出现趋近于珂珂读大学的情况”。在例(66)(67)中，说话的当下离“明天归来”和“九月份读大学”的发生分别还有“一天”和“七个月”，但两者都表示说话人主观上认为现在已经接近“阿刚明天归来”和“珂珂九月份读大学”的发生。在例(66)(67)中，“要V(P)哉”表达的语义可分析为“[要{将来时间+V(P)}]哉”，表示在说话人的主观世界中已经出现了“趋近于{将来时间+V(P)}”这一新情况。

根据例(64)-(67)，“要V(P)哉”表示在参照时间点上(说话时或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客观世界或说话人的主观世界中已然出现了“趋近于V(P)”的情况，“要V(P)哉”句表达“ $ET < RT \leq ST$ ”这一时间关系。

例(68)(69)是“就V(P)哉”的例子。绍兴方言的“就V(P)哉”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就V(P)了”，表示事件的发生早于预期时间(参考陈立民2005和我们的调查)。

(68) 僚爸爸今朝四点多些就趯起哉。(你爸爸今天四点多就起床了。)[实例]

(69) a. 哥哥：爷爷是弗是后日出院？(爷爷是不是后天出院？)

b. 妹妹：爷爷明朝就出院哉。(爷爷明天就出院了。)

例(68)虽是单句出现，但我们可以读取到以下信息。在例(68)中，爸爸平常没有四点多起床的习惯，但今天的起床时间早于平常时间，即说话人的预期时间。在例(68)中，“就趯起哉”编码了“起床时间<参照时间(预期时间)<说话时间[$ET < RT < ST$]”这一时间关系。根据例(69a)，哥哥以为爷爷后天出院。在例(69b)中，妹妹用“就出院哉”告诉哥哥爷爷明天就能出院，早于他的预期时间。“就出院哉”表达了“说话时间<出院时间<参照时间(预期时间)[$ST < ET < RT$]”这一时间关系。例(69b)中的“明朝出院”虽然是一个将然事件，但它在时间轴上的位置先

于参照时间，因此也可以将其看成一个“相对过去”的事件。

最后，“V(P)哉”还有表过去完成和将来完成的用法。

(70) 上外我到个头里伊已经归去哉。(昨天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回去了。)

(71) 明年囍晨光总装潢好哉个。(明年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装潢好了。)

例(70)表示过去完成，“伊归去他回去”已于“我到个头里我到的时候”这个参照时间之前发生，ET、RT、ST的时间关系为“ $ET < RT < ST$ ”。例(71)表示将来完成，“装潢好”将会在“明年囍晨光这个时候”之前发生，例(71)表达“ $ST < ET < RT$ ”这个时间关系。例(71)的“装潢好”也可以看成一个“相对过去”的事件。

以上，我们考察了“V(P)哉”单独使用、“V(P)快哉”、“要V(P)哉”、“就V(P)哉”以及“V(P)哉”表过去完成和将来完成的用法，确认了“哉”具有以下时制意义：在“V(P)哉”句中，“V(P)”表达的事件始终发生在句子的参照时间之前，“哉”编码了“相对过去”这一时制意义。

5. 总结

前人的研究指出，绍兴方言的句末助词“哉”表示“某种新情况的已然出现”或“即将出现”。本文先根据动词的情状类型重新分析了“V(P)哉”单独使用时的语义特征，继而又考察了“V(P)哉”与“快”“要”“就”等副词共现的例子，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从语义特征上讲，“V(P)哉”表示“新情况的已然出现”，具体有“变化的实现”、“变化倾向的出现（趋势）”以及“计划行为启动时刻的到来（宣告、命令）”等用法，这些用法都表达已然事件。

从时制意义上讲，在“V(P)哉”句中，“V(P)”表达的事件始终发生在句子的参照时间之前，“哉”编码“相对过去”这个时制意义。

从体的意义上讲，工藤(1995)认为“perfect”的标记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句中存在“说话时间”、“事件发生的时间”、“参照时间”这三个时间。第二，事件发生的时间在时间轴上的位置先于参照时间。第三，事件完成带来的影响于参照时间仍然存在。本文已经验证了“哉”满足前两个条件。关于第三个条件，陶寰(1996)指出，表“变化”时，“哉”一般都带有言外之意。比如，家庭聚餐遇到长辈劝吃时，“我吃饱哉”还能表达目前处于“吃不下”的状态中。根据我们的调查，表“变化倾向的出现（趋势）”时，“哉”还表现了事态的紧迫性，说话人也因为变化倾向的出现而表现出紧张或者期待。表“计划行为启动时刻的到来（宣告、命令）”时，“哉”还有提醒听话人的作用。“哉”的这两种用法也通常包含言外之意，因新情况出现而产生的影响于说话时也仍然存在。我们初步推测，绍兴方言的句末助词“哉”可以看做“perfect”的标记。

作为今后的课题，我们打算收集更多的语料验证本文结论的同时，也将对“哉”与其他体标记共现的用法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从而全面认识“哉”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功能，并为汉语方言

的类型学研究提供语料支持。

谢辞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KAKENHI (21K13010).

注

- 1) 一般认为普通话里有两个“了”。用在动词后的“了”称“了₁”，为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完成。用在句末的“了”称“了₂”，为语气助词，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木村1996、吕叔湘1999等）。在绍兴方言中，对应“了₁”的形式为“得[teʔ/deʔ]”，对应“了₂”的形式为“哉[tse/dze]”。
- 2) 陶寰(1996)考察了单个动词(V)、动宾短语(VN)、复合动词(动补短语, VC)、以及形容词谓语句(ADJ)，陶文将其归入“状态动词”与“哉”共现的用法。本文把这些形式统称为“V(P)哉”。引自陶寰(1996)的例句中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
- 3) 在绍兴方言中，“来带”“来咚”“来亨”为进行体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在”。“带”“咚”“亨”为持续体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着”。陶寰(1996)分别记作“(来)逮”“(来)动”“(来)亨”。宋天鸿(2021)认为“(来)带”“(来)咚”“(来)亨”分别用于动作/变化主体离说话人近、离听话人近和远离说听双方的情况。收录陶寰(1996)的《动词的体》一书将普通话的“了₁”以及汉语方言里相当于“了₁”的语言形式称为“完成体”，将“了₂”以及汉语方言里相当于“了₂”的语言形式称为“已然体”。但也有部分学者，如陈前瑞(2008)把“了₁”称为“完整体”，把“了₂”称为“完成体”。考虑到术语的翻译问题，为避免混乱，我们按照Comrie(1976)，称“了₁”和绍兴方言的“得”为“perfective”标记，称“了₂”和绍兴方言的“哉”为“perfect”标记。
- 4) 在普通话里，“动作动词+了₂”可以表达动作的完成。关于绍兴方言的“哉”与普通话“了₂”用法之间的异同，我们不做深入分析。
- 5) 绍兴方言的“V(P)快哉”、“要V(P)哉”、“就V(P)哉”分别相当于普通话的“快V(P)了”、“要V(P)了”、“就V(P)了”，且这三个句式存在语义接近的情况。本文只分析“V(P)快哉”、“要V(P)哉”、“就V(P)哉”这三个句式中“ET、RT、ST”的时间关系，关于三者在语义特征以及语法功能层面的异同，我们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陈立民(2005) 也说“就”和“才”，《当代语言学》第1期：16-34页。

- 陈平(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401-422页。
- 陈前瑞(2008)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
- 戴耀晶(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范晓蕾(2021) 《普通话『了₁』『了₂』的语法异质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顾阳(2007) 时态、时制理论与汉语时间参照,《语言科学》第4期:22-38页。
- 刘月华等(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1981)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2期:86-90页。
- 杉村博文(201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日语为参考系》,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
- 盛益民(2021) 《吴语绍兴(柯桥)方言参考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陶寰(1996) 绍兴方言的体,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302-33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木村英樹(1996) 『中国語はじめの一步』,東京:筑摩書房。
- 工藤真由美(1995) 『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とテキスト』,東京:ひつじ書房。
- 宋天鸿(2017) 「紹興方言における動詞接辞“带”“咚”“亨”の意味と機能」,『漢語与漢語教学研究』
第8号:49-60頁。
- 宋天鸿(2021) 「紹興方言の存在表現“V带”“V咚”“V亨”」,『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第113号:135-
150頁。
- 毛興華(2020) 『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文末助詞“了”の意味機能——アスペクト論の観点から——』,東京
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論文。
- Comrie, Bernard(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ndler, Zeno(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そう・てんこう 英語国際学部助教)